

「台灣文學館與我」 林瑞明教授談台灣文學館館史

節錄整理／吳幸樺 照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林瑞明教授筆名林梵，為著名詩人與台灣文學研究學者，林瑞明教授在2003年受命籌備本館開館工作，當時成立「國家台灣文學館」並擔任第一任館長。本館館史室為追本溯源，特邀請林瑞明教授來館以「台灣文學館與我」進行演講，並與館員進行互動對談。因林瑞明教授之演講稿尚在整理，本期館史室閱覽專欄先節錄林瑞明教授與文學館館員進行互動的對談，讓讀者能對本館籌設之經過有所瞭解：

館員提問：籌備過程中有沒有比較難忘的人或事情，對於文學館籌備過程中有助力或阻力？

林瑞明教授：有出力的人，我現在想起來，有一個人可能大家都不會提到他，但其實他出力不少，就是當時台南市的副市長許陽明。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使用的建物和土地是市政府無償借用給文建會三十年。我的印象裡包括要開設樓下的咖啡廳，希望能有一個空間讓來參觀的人有個落腳之處，而且可以有個地方賣我們的出版品、紀念品，但要開設這樣的咖啡廳，牽涉到委外租金的問題，這都要市政府答應才可以，我記得我一直推動到前任都還沒有完成，當時許陽明副市長蠻盡

心盡力，他算是文學館籌設過程中一個無名英雄。

另一位則是當時的二處處長黃武忠，他甚至還死於任上，他其實貢獻很大。我記得黃武忠有次跟我講說，他當處長當得很沒尊嚴，累得很，可能因為過勞，肝不好，後來就過世了，我們也出了一本紀念集。大家應該都知道黃武忠，不過文學館在推動的過程中，也很需要地方政府的幫忙，許陽明算是出力甚多的人。

館員提問：請問除了官方部分，民間團體或地方人士有沒有一些出力較多者？

林瑞明教授：文壇主要是台灣筆會這個系統，另一方面也不要忘掉，台灣文學學術界的幫忙，這些都算是相輔相成。先有真理大學的台灣文學系成立，接著成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成立，因為有這些系所的成立，研究風氣愈來愈盛，需要有一個支援的單位，這些都會加速台灣文學館的成立。這不是某個人的功勞，而是在那個時代走到這樣的地方，需要這樣的機構的出現，就水到渠成。

館員提問：之前林館長都會剪報給同仁分享，



台文館首任館長林瑞明教授。

印象很深刻，有次剪到「文資不見了」的新聞，館長批示一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人說，因為當初與市府簽訂合約，是由文資中心出面，所以文資如果撤走，市府就會把用地收回，我們對這部分瞭解不清楚，是不是可以藉此機會跟我們說一下，到底真相是什麼？

林瑞明教授：我也不是完全百分百清楚，不過有一度文建會確實考慮到，文資中心在台南的成效不彰，準備把它遷到別的地方，然後基地全部由台灣文學館，但後來無疾而終。為什麼我敢這麼說，說文資中心成效不彰，因為文資中心當時的體系還是屬於公務體系，其實沒有足夠的能力做研究，都是做委外，我們文學館有一度要努力要讓大家都參與研究的路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主張，因為有文學館的成立，要把台灣文學年鑑收回由文學館自己編，因為這樣說不定鄭邦鎮館長當時也對我不諒解，因為本來是靜宜大

學在編。可是如果不這樣的話，這個機構沒辦法成長，永遠只能委外，必須一步一步讓館內的人來參與，事實上經費也比較能節省下來，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至於誰跟台南市政府簽約，其實這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整體都是文建會的所屬單位。文學館應該已經漸漸感受到空間不足的狀況，這個地方如果全部歸文學館使用，其實也很好。

館員提問：法人化的概念是希望研究人員也能做一些研究，除了台灣文學年鑑之外，還有什麼樣的研究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

林瑞明教授：行政法人的概念就是希望聘用一些有專長的人，希望館員也能依照自己的專業領域做一些研究，發表一些論文，這樣就要減少一些公文行程，才有時間，我本來想朝這樣的方向去發展。以我來講，我會覺得說，開會不必開這麼多，有些事情提示一下就好，以前我開館務會議，通常把握在一個半小時內開完，我不耐於開很長的會，要留一些時間去構思，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寫論文的習慣，你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要花時間去累積，才可能擠出一點成果出來。在文



學館看到很多專家學者，你也是這個領域的人，有為者，亦若是，你也可以累積一些成果，這對個人的升遷也有幫助。

館員提問：台灣文學館的開館，學界、藝文界對文學館的期望都非常高，開館五年，最近一兩年來感受到的是我們跟市民、民眾的距離拉近了，可是和學界的距離拉遠了，尤其以文物這方面來講，文物的入藏量沒有特別增加，在應用上好像也沒有辦法跟學界的研究做一個結合，這樣的現象是不是可以做一個修正，學界對我們抱持如何的態度，這樣的發展是否符合學界對我們的期望？

林瑞明教授：這問題太大，我沒辦法回答，不過從文資時代收集這麼多文物，典藏組大概很辛苦，要努力去分類、整理，不知道現在學界要來借，是不是方便借用？

館員提問：其實也會有學界的人跟我們申請借用，一般來講，我們的配合度還蠻高的，盡量配合。可能學界對於我們可以提供協助的部分並沒有那麼認識。

林瑞明教授：可能是嫌麻煩吧？如果在不損害文

物的原則，予以學者方便，提供借用，他們也會願意來；也可能是目錄還沒編好，不方便查詢。

館員提問：剛剛的問題可能沒有講清楚，在文獻資料方面我們的角色和其他研究單位很模糊，到底學界對於我們在文獻的管理和應用上期待是如何？這部分大家認知有差距。

林瑞明教授：我想應該是希望能看到作家的原稿、原始的文獻，不然很多東西都可以到國圖去查。

館員提問：第一期的常設展有沒有什麼遺珠之憾，可以在第二期增加？當時規劃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林瑞明教授：困難當然很多，現在要做什麼繼續去深化，因為我已經不在那個位置，比較沒有去想這些問題，這個你要去問館長。當時常設展之前，已經先有幾次籌設大面積展覽的經驗，每次都有修正，才形成後來的台灣文學常設展。

我要提醒的是，在製作的過程要跟廠商盡量的配合合作，有一些施工的人，我記得

我有時候會下來跟他們聊天，有時候買些點心請他們，他們會覺得很高興，就會做得很認真，如果要求他們去做一些困難的工作，他們也願意配合。

鄭邦鎮館長：林館長提到的一些問題，我個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麼身歷其境，勾起我很多回憶，比如說那時候李登輝、郝柏村執政時代，那時候我是在街頭抗議的人，文學館要成立時，在那個時代氣氛下，為了現代或台灣在掙扎猶豫，這些我當時也有參與，我是站在台灣這一派發聲，我們只是以社會團體身份，台灣筆會會長李魁賢發起十八個社團聯合聲明，希望能夠成立台灣文學館，這篇宣言的執筆人其實是彭瑞金教授，受台灣筆會委託寫出來，這是一些歷史的腳印。據我所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正好連續好幾屆都是民進黨籍立委擔任召集人，有好多位立委對台灣文學做出超過他們所瞭解的貢獻，如陳光復、曹啟鴻、翁金珠、彭百顯等人，他們未必學台灣文學，但受到台灣文學思潮鼓舞，他們也主持公道，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協調會，催生台灣文學館。我記得我曾經參與過一件事，面臨要在2003年10月17日或者是更晚開館，我大聲疾呼主張要10月17日開

館，當時應該是楊宣勤主持。

我也想到一件事，剛剛林館長提到，常設展預算兩千五百萬，會有各種關切的壓力進來，我從前不知道，我現在也能夠體會，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很多關切，我們要很周全，如何圓滿達成又不傷及我們的原則，又不讓我們的同仁受到委屈，這種擔子常常落在主秘或館長身上，而且問題常留在半夜。

剛提到葉老，也勾起我很多回憶，我在登記參選總統時，曾收到葉老捐贈一筆日幣，他寫信說我是他唯一一位贊助的候選人。林館長提到，葉老和陳總統的合照在公祭時被換成馬總統褒揚令的事情，這些事情我也都在場。我們在這館訊22期中推出葉老的專輯，刊出台南市頒發榮譽市民及市鑰，但我們也忘了總統褒揚令這件事了。

關於年鑑的事，我沒有不滿，只是有點慚愧，我在還沒有文學館前就開始編年鑑，連續編了四年，每次競標都是第一名，因此我就講大話，寫文章說但願能編第五年，破文訊的記錄。收回由台灣文學館自己編，是很好的制度，很多事情不必委外，我們很珍惜當初的決策方向。

和地方政府的連結，這部份我們在過去的基礎上，有很好的進步和成長。剛剛林館長有



提到許陽明副市長，有一次我從地下室找到一張美軍轟炸州廳的老照片，把它拿來掛在辦公室，有次許陽明看到，說這是莉莉冰果店送給他，他再送給文學館，所以我特別在名片後面的地圖上標出莉莉冰果店，以示感念。

很高興剛剛同仁提出一些問題，林館長也提出很多看法。如未來常設展要怎麼做？上次有幾位老外來參觀，也問到未來常設展下一步要怎麼改變，我回答說目前還在規劃中，保持神祕，下次再來就知道了。我想關於常設展，我們應該要有很好的諮詢機制，第一次有提供意見的學者，要再加強諮詢。我也希望納入一些民間文學，除了學院派的思考，這些應對的確很重要。

剛剛提到黃武忠處長，我跟他接觸不多，就是因為編年鑑的緣故，他的要求很嚴格，可是我很懷念他。黃武忠曾跟我說他想要退休，然後希望到大學去教書，我也幫忙他安排，但他卻沒有退休，卻過世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很勞累。最近我聽說，以前的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常常半夜開會，我自己是常常工作到半夜，但是不會召集同仁半夜開會。至於開會的長短，我們的擔待不同，期望值也不一樣，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開完，當然有它好的一面，不過我們

如果希望開會討論比較透徹也比較透明，甚至可以透過視訊讓不能參加的人也能聽得到，這也無不可，版本不會只有一種。

開館不久，空間真的是不足，經過我們跟文資中心商量，共用一些空間，內部找出約兩百坪的空間，讓空間使用更充裕。馬英九總統剛上台，就曾有人問，台灣文學館會不會改成中國文學館？我的回答是，我是受完整中國文學訓練的人，我認為中國文學沒有這麼小氣，目前台灣文學不管如何蓬勃，距離中國文學的份量還太遠，到處都是中文系畢業的人的天下，現在中國文學概念的系所還是台灣文學概念的系所倍數以上，台灣文學其實還是很脆弱。我們不以脆弱為嫌棄，我們應該珍惜從無到有的成果，要有自信。就像林館長說的，已經存在的就不容易被抹煞，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績效為我們的招牌辯護，在當初成立台灣文學館的奮鬥過程，那種主軸下繼續努力，才不會愧對前人。

學報還沒有我們自己的人發表文章，這我也長久關切，學報應該呈現我們研究的成果，不應該只是編預算任由別人投稿，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累積很多東西，如館史叢刊、搶救台中一中水損書等，應該可以在這裡呈現。

館員談到我們跟民間拉近，卻跟學界拉

遠了，我不認為如此，我們跟任何單位的距離都拉近了。我們是一個博物館，如果沒有人參觀，就會變成蚊子館，我們是古蹟再利用中很成功的一個典範，這不是我們的功勞，而是前面很多人的功勞。今年到目前以來，已經累積參觀人次十萬人，可以審慎樂觀預估，今年可能可以達到卅萬人次參觀，但今年的卅萬和去年我們付出的成本不一樣，去年我們很賣力才達到，今年可以靠來過的人去宣傳，這是很正向的成果。至於和學界拉遠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們從來沒有跟學界拉近過，這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用什麼跟中研院、大學的台文系所比？在中研院和台文系所，不會在教育人員的比例上有一大堆年輕剛剛畢業的碩士。我們和學界的距離本來就在拉近中，要拉近是要靠我們的學報，我們的研究能量能不能激發出來。

文物典藏方面，我們也有不少名家捐贈；也有一些人想要把文物拿回去，有人因為馬政府上台，擔心文物會被賣到中國，經過我們的溝通，還是決定將文物留在文學館。

我們現在因為建立品牌、能見度，要來捐的人不是我們去拜託人家，而是自己送來。我們甚至已經進步到，必要時要編列預算公費收購文物，我們今年已經編列競爭型預算一千

萬，希望能爭取一些珍貴的文物，不要讓珍貴文物流落海外或民間，我們是以專業的博物館高度思考事情，希望大家要有信心。

我們的圖書編目已經用台灣做主體重新編目過，台灣文學和中國文學並列，不再是中國文學底下的一支，而是在很有尊嚴的位置，這是我們已經完成的成果；我們的網路、資料庫也比以前進步很多。如果學界沒有看到這個，是學界的遲鈍，而不是我們跟學界愈來愈遠。

我們最近組織編制正式通過，這表示有些人事需要改聘，可能會有一些升遷或出缺的機會。這裡面的千頭萬緒，也有很多需要擔待，也許林館長最能夠體會。我們的人力結構比過去已經有成長，結構愈來愈健全，但未必是素質。這是因為前面的地基打得好，人願意留下來，以這裡為榮，以這裡為傲，所以會累積，會成長，我們要很珍惜過去打下的基礎，讓我們可以這樣成長上來，大家對這個館有認同感，就是我們最好的憑靠。☒

本文作者

吳幸樺

國立台灣文學館 公共服務組 助理

